

# 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

卢文芸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近代文化  
变革与南社

Nanshe and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

卢文芸 著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

著 者 / 卢文芸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负责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黄 丹 魏小薇

责任校对 / 乔 鹏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10.5

字 数 / 232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266 - 6/K · 0026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提要】

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回首望南社，这个史上罕有的社团巨无霸从成立起至今已将近百年。由于前期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人们对南社的揄扬多出于对其政治功绩的夸张评价。而由于南社在文化革新上比继起的“五四”新文化社团相对保守，南社人在性情、修养、思想、行为上相对于新文化人群也保存着传统文人的更多特征，所以作风传统的南社又受到了新文化界的批评。然而事实上，南社及其成员在挣扎于新旧之间的同时，也就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双重的贡献。

本书所致力的目标，就是探索和展现南社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之间如何寻求微妙的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局限性”的双重意义。因而，本书选择了南社的“国学情结”、“民族主义”、“文学选择”与“传统人格”四个问题来进行论述，南社的这四个方面都既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纠结于变革的欲求、时代的局限与民族的情结之间，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即使是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也是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对中国近现代之交传统文化的整理及中国学术的转型，南社人不仅以丰富的学术成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南社本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营造出了国学的整体气候和

共同话语。他们一方面欲以国学召唤国魂，拯救民族危亡，寻求民族自信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强调“孔学之真”，把孔子从圣人还原为一个思想者，同时给学者以思想者的自由，使国学也成为一种思想革命。他们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但是，南社的国学研究没有完成学术的现代转型，尚局限在传统上附会新思想的阶段。

其次，南社借助“文化民族”意识的传统遗产，承袭惨烈的种族冲突的历史记忆，构建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南社因此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搜罗了大量的文化语汇，形成了革命所需的丰富完整的民族主义话语，并积极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对现实革命的言说。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出版遗烈文献，重建被抹杀的民族历史，进行以排满革命为主旨的研究和创作，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也通过祭扫故陵，吊谒遗址，搜集相关文物，来抒发民族主义情怀。

再次，南社文学。南社文学是革命的。南社的许多文学观念，都与其革命立场相关。政治的立场与文学的本质互相冲突，南社内的文学论争，大多因此而起，例如关于是否“以人存诗”的争议，宗唐宗宋之争，关于韩愈的讨论。南社的革命追求，也使他们以“草泽”气概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如果说同光体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审美高度，南社则继承晚清的文体革命，并继续发展，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革新深度。只是这种革命很有限，因为南社的文学又是笃古的，传统的“文学”观、名士的创作方式、滥腐的文体模式，是南社文学的几大障碍。然而，去粗存精，

南社的文学仍然有许多是那个时代最美的收获，不能评价过低。其实作为传统诗词形式的最后创作群落，南社的文学地位与传统诗词创作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有极大的关系——而这也是一个现在还在争论的问题。

最后，南社的发生发展，正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由“士”向现代新知识分子转化历程的写照。南社是基于晚清新知识界形成而出现的，从这一代起，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不再是“士”了。南社中很多人是新闻、出版、教育（教育是知识分子的传统职业，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在目的、内容、形式及师资的来源、培养各方面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法政、工商等现代知识分子新兴职业的第一批开创者和成功者。当然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然而人生观、价值观大体上还是非常传统的。这种传统人格一方面“把民族文化的精华，提升到一种品格的高度”，“成为民族的脊梁”；另一方面，这种传统人格的落后方面与它的现代使命之间的磨合和冲突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之一。

总之，虽然作风传统的南社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但南社事实上是新文化的前驱。在新文化诸子出现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它的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相对来说是有局限的、低烈度的，但南社人参与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并且建立了新文化运动文学、艺术、学术、新闻各方面的基础，而且不少人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作为前驱，他们在文化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先触到传统文化兼容现代文明的底线。南社这一代人的某些困境因而成了新文化的前鉴，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启动了新文化运动思想与

文学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是通过对这一代人的扬弃来实现他们的突围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南社备受诟病的文化保守风格亦不可一笔抹杀。他们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与他们在传承并且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上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一个硬币同时具有的两面。通过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持守和再创造，南社人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南社文化：“典雅”的革命与“诗意”的生活。这种南社文化体现出来的文化命题——在努力促进民族现代化的同时，怀着国魂丧失的隐忧，致力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依然是今天面对全球化与文明冲突共存的我们不能抛弃的命题。他们的努力及由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是如此丰富而广泛，囊括了精神与物质各个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与人格修养、艺术形式与审美追求等诸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以及文物、古迹、文献、古籍的收罗与保存。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建立之后，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学院教育拒斥。南社及其成员以及他们所依存所联系的文化圈，通过家传、师承、社团等学院外的民间形式，坚持了民族文化之脉的继续传承。

南社所遭遇的困境，涉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几大基本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国学（及传统文化）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形式的生命力的问题、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问题，在此后的历史以至今天仍然不断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南社人在这些问题上，用他们的丰富实践提供了一份回答，是我们现在与将来面对现实的一份有力的借鉴。南社的意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

与南社半途而废的思想文化变革相比，更重要的是南社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勇气和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们依靠充满激情的主体投入，最大限度地激发古老文化的活力，撞破传统的坚冰。在那么陈腐的思想和律令中间，他们仍然体现了自由、个性的力量，这是今天我们继承民族传统、建设现代文明最可宝贵的财富。徐蔚南将这种力量概括为意志，“他们的气概是勃然的，精力是弥漫的。他们作品的内容就是他们的意志，一篇文、一篇诗、一首词，甚至一首短札，都是热烘烘地表现了他们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点燃了一个过于衰老的文明，“使颓唐的中国，从垂死的病床上，振作起来，而能长春不老，永远年轻”。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姚光全集

姚昆群 昆 田 昆 遗 编著

2007年6月出版 78.00元

ISBN: 978-7-80230-662-2/K·085

《姚光集》出版后，亦发现有姚光先生两部长篇专著未及收入，即《金山卫史》和《金山艺文志》。还有在集子中未收进的若干读书札记和一些佚文及其子女写的姚光传记等。资料极其难得，也很珍贵，对研究姚光个人及南社这个团体有重要参考价值。现把搜集到的所有材料汇聚在一起，编成这本《姚光全集》，以飨读者。

## 陈去病诗文集

殷安如 刘颖白 编

2008年9月出版（估）

陈去病（初名庆林，字佩思，号巢南）为南社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期间，蔡元培之光复会，孙中山之兴中会、同盟会，陈去病均奔走效命。孙中山曾赞云：“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子去病为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陈去病不仅身体力行，还有大量诗文问世。诗文中，除宣扬民族气节，慷慨壮烈之情外，还有些是揭露国民党内部腐败的文字。诗文深沉、凝练，蕴意厚重。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南社戏剧志

梁淑安 著

2008年10月出版（估）

南社作为文学团体，对于一个时期的戏剧活动能够如此全面地参与，并能引领时代潮流，作出杰出贡献，从古至今，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笔者从广泛收集作家、作品等第一手资料做起，并试图在全面掌握、分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南社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评论家、翻译家、戏曲教育家在戏剧观念、创作方法、表现形式、教育理念等诸方面上所表现出的总体倾向，在转型期的近代戏剧变革中的成败得失进行研究，对其在近代戏剧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

## 柳亚子文集补编

郭长海 金菊贞 任伟 著

2004年8月出版 22.00元

ISBN: 7-80190-239-4/K·066

《柳亚子文集》应该是把柳亚子先生一生所写的诗、词、文、书信等全部收入，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有些是遗漏了。编者走南闯北，多方查寻，上下求索，历时数十年，翻遍近百种报刊，终于查出漏编的近二百篇文字。现编成“补集”，以飨读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

www.ssap.com.cn

1. 查询最新图书
2. 分类查询各学科图书
3. 查询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会的相关消息
4. 注册会员，网上购书



本社网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读者俱乐部”、“书评书摘”、“论坛”、“在线咨询”等为广大读者、媒体、经销商、作者提供了最充分的交流空间。

“读者俱乐部”实行会员制管理，不同级别会员享受不同的购书优惠（最低7.5折），会员购书同时还享受积分赠送、购书免邮费等待遇。“读者俱乐部”将不定期从注册的会员或者反馈信息的读者中抽出一部分幸运读者，免费赠送我社出版的新书或者光盘数据库等产品。

“在线商城”的商品覆盖图书、软件、数据库、点卡等多种形式，为读者提供最权威、最全面的产品出版资讯。商城将不定期推出部分特惠产品。

咨询 / 邮购电话：010-65285539 邮箱：duzhe@ssap.cn

网站支持（销售）联系电话：010-65269967 QQ：168316188 邮箱：service@ssap.cn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社科文献出版社市场部 邮编：100005

银行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南支行 账号：0200001009066109151

# 【目 录】

绪论 喧哗与寂寞——南社及南社研究 .....	1
一 一个矛盾的传奇 .....	1
二 喧哗一时的南社 .....	14
三 一度寂寞的南社研究 .....	32
第一章 欲存国魂——南社的国学情结 .....	46
一 南社的国学情结 .....	46
二 国魂、国学与国家的三位一体 .....	54
三 从孔学之真到国学之真 .....	67
四 伦理政治观下的国学 .....	84
五 于救世与逃禅之间(南社与佛教) .....	97
第二章 井中心史——南社与民族主义 .....	124
一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及其特殊历史语境 .....	124
二 历史文化符号的挖掘 .....	134
三 民族主义话语的营造成形式 .....	150
四 历史记忆的重构 .....	163

第三章 依然笃古——南社的文学选择 .....	176
一 革命影响下的南社文学观 .....	176
二 政治的南社与文学的南社 .....	189
三 文学笃古的“围城” .....	202
四 南社文学的结束与新文学革命的登场 .....	214
第四章 花前说剑——南社与传统人格 .....	237
一 从“士”到“新知识分子” .....	237
二 士人传统的遗存 .....	251
三 文人习气的张扬 .....	272
四 媚变中的痛苦与启示 .....	299
结语 我们自己的陶杯 .....	305
参考文献 .....	312

# 【绪论 喧哗与寂寞 ——南社及南社研究】

## 一 一个矛盾的传奇

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作为一个由革命者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南社及其成员的活动，不仅在中国文学史，而且在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起过重要作用，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柳亚子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是同盟会的宣传部。早期社中人物以同盟会成员为中坚，许多南社成员是杰出的革命者，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周实、陈蜕、宁调元、陈子范、孙竹丹等人，都是民国的开国人物。而且，这又是一群多么特别的革命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学者、诗人、画家、收藏家、记者……他们写的诗篇，同样的出色，以至于钱基博称这一群人为“文章之渊薮，而儒者之林囿”<sup>①</sup>。

但是这样热闹的南社，却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少人问津。即使在今天，人们对南社的关注仍然很不够。不能说人们已经忘掉南社，可至少当代人对南社的有限记忆，与南社当年的风光是不成比例的。

---

<sup>①</sup>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第265页。

南社是个怎样的文学社团呢？是柳亚子所说的怪物吗？柳亚子这么说是很自豪的，“好不容易怀胎一年十个月，到一九〇九年阳历十一月十三日（清宣统元年十月一日），这晚清文坛上的怪物，居然呱呱堕地了”<sup>①</sup>。这个四不像的社团，有人赞赏它是空前的文学团体<sup>②</sup>，可是也有人说它是“诗帮”，是无足轻重的文人雅集。

对于现当代文学来说，以写旧体诗文为主，随新文化崛起而没落的南社，无论从其文学特点还是从存在时段上看，都属于边缘的课题了。当年的文学革命家如胡适，批评过南社的诗，反倒论及遗老们的同光体时好话还多一些，这是曾令柳亚子很不服气的一件事。而当代讲文学史变迁，讲现代文学溯其近代的渊源时，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总是上溯到梁启超或新文体，而把中间的南社略掉。“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sup>③</sup>，是当今学界的普遍认识。甚至于专讲清末社团的论著，也会忽略南社<sup>④</sup>。刚接触南社的时候，也为其中知名人士之多而震惊，但也就发现，好些人的南社身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有人说，“南社原为文字革命团体，故其中亦有卓绝之士。辛亥以后，同盟会且消灭，所谓卓绝之士者，视南社不过有此一段因缘，已在无足重轻之列”<sup>⑤</sup>。这是南社唐宋诗之争中的过激之辞，但纵有

① 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0页。

② 高尔松、高柏：《南社诗集·引言》，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上海开华书局，1936。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页。

④ 如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

⑤ 郑千里：《致王无为书》，1917年8月31日《中华新报》，杨天石等编《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第503页。

七分意气，也有三分事实。一个叫李光的南社社员本来要应约前往参加南社成立会，临行前为赵声（伯先）所阻。赵声说：“所谓南社者，不过文人雅集耳，出入无足重轻。”<sup>①</sup> 赵声是革命党中的武将，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任过清朝新军标统，以此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据说他力大如虎，却并非一介武夫，有诗集《天香阁诗集》，文采风流不让南社诸人。虽然他不是南社人，却与苏曼殊、刘三等南社人都是知心朋友。如果连他也这样认为，南社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光绪二十年（1894）岁逢甲午，中国刚刚在海战中败给了日本。这一年，谭嗣同在他的《莽苍斋诗》中写道，“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深刻感到传统诗文学问尽皆无用，他本来要“愤而发箧，毕弃之”，因朋友劝阻才“姑从之云尔”。<sup>②</sup>

十年以后，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年，国学保存会成立。在这个基础上，1909年，南社成立。仍然是一个龙蛇起陆，天下扰攘的时代，但比起十几年前，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又多了不少。西学已形成完整体系，一如1910年南社社员周实在《与邵肃廷书》中，洋洋洒洒所列举：

实前三、四年曾与友人论应治之学术，列表一通……  
大概就政治上言，则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海陆军学

<sup>①</sup> 李光：《与陈雅兰书》，《南社》第十六集。

<sup>②</sup> 谭嗣同：《莽苍斋诗补遗》，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第81页。

等，其体至宏，其用至博，研究大匪易易也。就教育上言，则修身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教授法、管理法、中外教育史以及普通各科学等，岂非吾人所当从事者乎？实科则有理化学、博物学、数学、美术学、农工商学、历史舆地学等，文科则有中外语言、文字学、哲学、宗教学等。以上仅举其概，已浩如渊海，终身为之而不能尽。况乎一科又复千枝万派，不可缕述耶。回视乾嘉时所谓文人学士者，真可云井蛙辽豕也已。<sup>①</sup>

然而，这时革命的南社，号召着、标榜着要做的事，写古诗，做学问，这些事并非“勉于世，无一当焉”，不仍是“无用之呻吟”和“考据词章”，似乎要证明南社用诗歌和国学来服务于革命。难道让谭嗣同感到心痛的传统文化的不合时宜，考据词章难以直接济国的急难（也包括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传统困惑），南社没有感受到吗？他们是否也有过困窘，又是如何调整，如何超越，或者也一样为之所困？高旭于宋教仁、陈范的追悼集会上，曾写诗说，“天复发杀机（这句子像谭嗣同的续集——笔者注），豺狼当道狠。何当绝圣智，大地还混沌。愤丁五浊世，摧烧新诗本”<sup>②</sup>。如果说，南社还是这样与传统“不离不弃”，那么，南社的进步又在哪里呢？

南社研究说寂寞，也不寂寞，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发展较好，已经形成了一门“南学”。但南社研究有与其他学术领域不一样

<sup>①</sup> 周实：《与邵肃廷书》，《无尽庵遗集》，杨天石等编《南社史长编》，第179~180页。

<sup>②</sup> 高旭：《天梅遗集》卷七，杨天石等编《南社史长编》，第331页。